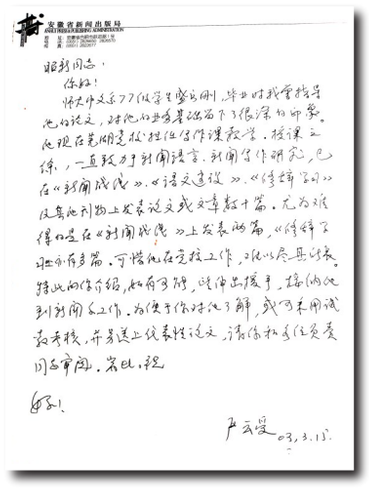
用心丈量这座古城的每一段过往

故里人物

缅怀严云受先生

盛书刚


盛书刚同志：
你好！
怀念中文系77级学生盛书刚，毕业时我曾指导他的论文，对他的业务基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他现在芜湖党校担任写作课教学。授课之余，一直致力于新闻语言、新闻写作研究，已在《新闻战线》、《语文建设》、《修辞学习》及其他刊物上发表论文或文章数十篇。尤为难得的是在《新闻战线》上发表两篇，《修辞学习》亦有多篇。可惜他在党校工作，难以尽其所长。特此向你介绍，如有可能，望伸出援手，接纳他到新闻系工作。为便于你对他了解，或可采用试教考核，并送上代表性论文，请你和各位负责同志审阅。专此，祝
好！
严云受 03.3.15

四十多年前，严云受先生是我在安师大中文系读书时印象最深、亲炙最多的业师。他为我们讲授文艺学，年届不惑。讲台上，先生风流倜傥，意气风发，妙语连珠，新见迭出，颇受学生钦敬。

我的毕业论文《试解其中味——评〈红楼梦〉的“梦”》是严老师指导的，一万字，后来拆成三篇，发表在《松辽学刊》和《学语文》杂志。那一年，他指导了20个本科生的毕业论文，选题都是红楼梦。最初只有一个“优秀”名额，他赐给了我，让我这个走读生陡长了自信和脸面。

论文指导期间和毕业以后，在凤凰山安师大教工宿舍的一栋红砖小楼上，严老师和师母一次又一次热情地接待了我和我的妻子的造访。

严老师赏识我的文字，认为有潜质，推荐我留校任教。由于时龄30周岁，超过了沙流辉校长钦定的留校教师年限，我未能如愿。

过了若干年，严老师当了安师大科研处处长，欲调我到安师大科研处做他的秘书。我不惯行政工作，向往大学讲台。他与中文系副主任黄秉则老师一起努力，让我重返安师大，给中文系1984级新生讲了一个学期的《写作概论》。由于市教育局主要领导不同意我从重点中学调走，我的调动受阻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严老师到了合肥，当了省出版局副局长，还想帮我“圆梦”。直到2003年，我到了知命之年，他还向中文系新任主任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。端庄大气的钢笔字，黑色墨水，写在“安徽省新闻出版局”的信笺上，满满一页纸。复印件我珍藏至今，视同拱璧：

XX同志：您好！师大中文系77级学生盛书刚，毕业时我曾指导他的论文，对他的业务基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他现在芜湖党校担任写作课教学。授课之余，一直致力于新闻语言、新闻写作研究，已在《新闻战线》《语文建设》《修辞学习》及其他刊物上发表论文或文章数十篇。尤为难得的是在《新闻战线》上发表两篇，《修辞学习》亦有多篇。可惜他在党校工作，难以尽其所长。特此向你介绍，如有可能，望伸出援手，接纳他到新闻系工作。为便于你对他了解，或可采用试教考核，并送上代表性论文，请你和各位负责同志审阅。

专此。祝

好！

严云受 03、3、15

严先生一直认为我应该上一个更大的平台，一直关心着我的发展。他鼓励我出书，提携我进步。他是我此生中遇到的为数不多的贵人之一！

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”我从严老师的传道授业中，感受到高山景行的君子形象。“春风风人，夏雨雨人。”我从严老师的处世为人中，感受到春风夏雨的人格魅力！

2006年5月1日，严老师七十寿辰，弟子们云集合肥三孝口，举办寿庆。我与妻子从芜湖赶到合肥贺寿，严老师和师母非常高兴。我们回芜湖途中，严老师打来电话：“以后来合肥，就住我们家，不要住旅馆。我家房子大，房间多！”

前些年，手机智能化，微信大普及。我在微信朋友圈里荣幸地添加了严老师与师母！逢年过节，我都向严老师和师母发去祝福，也及时收到他们美好的回复。我新作的一首首诗词，发到朋友圈里，常常得到严老师和师母的赞许和鼓励。

2019年10月，我去合肥参加一个学术会议，想顺道拜访严老师与师母，不料电话里却遭婉拒。我大惑不解。严老师的硕士生、安大中文系吴家荣教授解释道：“严老师的双腿静脉曲张，不能下床，不便见客。近来，连我都不见！”

此行未能拜谒，深深感到遗憾。内子血透十年，我侍奉左右，难得远行。转念一想，来日方长。商合杭高铁即将开通，芜湖与合肥之间，四十分钟车程，届时再访，为时不晚。

高铁通了，因为疫情一晃两年。本月初，噩耗传来，令人震惊。晚了，晚了，再也见不到可敬可亲的严老师了！

多年以前，严老师曾签名赠我一本《诗词意象的魅力》。而今，我要从他的这本力作里，聆听诗词意象的解密，指导自己的诗词创作。严老师仙去不久，我立即网购了他与刘锋杰合著的《文学象征论》，这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系统研究象征的专著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因外语不好，没有考研。现在捧读严老师的著作，仿佛侧身于他的研究生行列。

古城往事

记忆里的祠堂学校

沈大龙

我的小学、初中都是在祠堂里读的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上小学，学校就在村西头的蒋氏祠堂。

蒋家祠堂原有三进，我上小学时，只剩最后一进，兀立在山脚下。大门口原立有一对雕刻精美的大石鼓，因学生经常攀爬，学校担心安全，把石鼓放倒了。屋内四周是改建而成的教室和办公室，中间是不大的公共通道。学校只有三间教室，一、二年级共用一间，三、四年级共用一间，只有五年级是一间单独的小教室。学校四、五位老师，挤在一间小办公室里。共用一间教室的两个年级，当老师给一个年级上课时，就让另一年级的学生自习或写作业，一堂课过去一半时，老师再给另一年级上课，刚上完课的那个年级自习或写作业。

课桌只有一块桌板、四根横档、四条腿。制作课桌的木头可能是从前两进祠堂拆下来的梁木，有的课桌长，能坐四、五个人；有的短，只能坐两个人。桌子下方没有放置书包的桌肚，有的同学从家里带来绳索，缠绕在桌面下方的前后两根横档上，把书包放在绳子结成的网上；有的把书包背带套挂在桌子一端的桌沿上。凳子是同学们从自家扛来的，以致出现这样的景象：开学时同学们都扛着凳子来学校，放假时大家驮着凳子回家。教室是黄土地面，时间长了地面被磨得坑坑洼洼的。

黑板约有三、四个蒲扇那么大。有热心的同学从家里带来破布，供老师擦黑板用。课堂上没有什么教具，刚上小学一年级时，老师让家有竹园的同学家长做了一个竹节环带到班上来。就是将细细的竹子锯成约一厘米长的竹节，将两端毛刺修光溜，用麻线将若干个小竹节串起来。这样，同学们就可以用它来学数数。

祠堂前的操场是我们的乐园。春天里，操场周边长满野草，微风吹拂，生机盎然。扒开草丛，可看见一些圆圆的小洞，洞里常住有土狗子。下课后，我们风一样地来到操场上，扯一根细细的灯芯草，插入小洞，朝洞里喊：“喂！快出来！”随着喊声，灯芯草梢子晃动起来，我心头一喜，迅速轻轻地将灯芯草往上提，土狗子咬着灯芯草的下端，被钓上来了，大家兴奋地叫起来！土狗子是一种软体动物，见到太阳光，头尾蜷缩着，看到它那白胖粉嫩样子，我们开心地笑了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我们在祠堂里识字写字，学加减乘除，学写日记作文，学唱歌做游戏……那时，天总是很蓝，日子如此美好，并未感觉到学校的狭小简陋。

一晃，我小学毕业了。没想到初中还是在一家祠堂里。这座章家祠堂离家有五里多路。记得开学那天，我和几个同学带着升学的兴奋去学校报名。这是一座完整的祠堂，并不太大，走进祠堂大门，里面竟然空荡荡的，一股牛粪味扑面而来。站在门口，里面一览无余，中间是个正方形的大天井，四周有几根光溜溜的木头柱子。右边一根柱子上拴着一头牛，一双大眼睛正打量着我们这班不速之客。左边的墙根下，靠着一张犁和一张耙。这分明是一座大牛棚啊！我感到非常沮丧，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学校？我们的教室？

然而，千真万确，这个拴着牛的祠堂就是我们的学校，就是我们的教室。很快，我就调整了自己的情绪，并没有过多的失望。从开学的第三天开始，我们就投入到学校建设之中。我们新入学的初一两个班，与在另一个村小学读初一升级来这里读初二的两个班同学一起，自带工具，由老师带领，去五里路外的窑厂挑砖，用来砌教室。一连挑了好几天，直到砌墙用的砖够用为止。瓦匠砌墙时用的竹架子，也是由我们师生从更远的山里扛来的毛竹做成的。这是我第一次挑这么重的担子，肩膀压红了，腰腿都感到酸痛，想到早点把教室建起来，早点上课，我坚持天天来挑来扛，从未偷懒过。同我一样，大多数同学都有火一样的热情，参与到学校建设中来。除了留出进出大门的通道和祠堂正中间大天井，学校将祠堂隔成几个教室和办公室。课桌不够用，祠堂屋顶上凡是双梁的，就把下面那根梁锯下来做课桌。现在想想当年的那些举动，感觉实在有点荒唐。可当时根本没有文物保护意识，并未想到此举对文物的损坏是何等的不应该。凳子依然是同学们从自己家里扛来的。每个教室朝外的一方墙上各开了两个窗户。没有玻璃，冬天用塑料薄膜把窗户蒙起来挡风。黑板是学校请木匠师傅来学校做的。热心的女同学在家里找出碎布、旧棉絮等，用一块旧布缝制成小布包，带到教室送给老师擦黑板。

祠堂的屋顶很高，教室的墙只有三米多高，上方都是空的，所有的教室上方都与祠堂中间的天井相通。冬天，寒风从天井直灌下来，大家感到非常冷，脚像有什么东西咬一样痛。下课时，男生常靠在教室外面墙上，相互推挤，我们称之为“挤榨”，来热身取暖。

因教室上方是相通的，老师上课时，声音大了点，隔壁教室就能听见。如果某一个班上音乐课，唱歌时，全校都能听到。好在那时学校没有专业音乐老师，也很少上音乐课。

祠堂年代长久，常有一些动物出没其间。一天上午，我们班正在上课，突然有一同学惊叫起来，我们抬头一看，只见教室屋梁上有一条两米多长的蛇在爬行，大家都吓得哗地一下站起来，赶紧离开教室，可这条蛇在梁上游走自如，全然不顾下面的惊叫声。直到蛇爬走消失了，教室里才重新恢复平静。

祠堂门前场地不大，我们自带工具，利用劳动课，从祠堂旁边坡地上挖土挑操场。连续挑了几个月，把门前场地扩大了一倍。但即使扩大了场地，因人多，早上做广播体操时，我们班还是被安排到学校旁边农户家门前的空地上。

学校老师大多是下乡或回乡的知青，当时他们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，思想活跃，对教学也非常专注认真。有位数学老师，上课几乎都不用看课本和教案，就能在黑板上娴熟地用一把三角尺各种画图，再作一些辅助线，就把原本枯燥、单调的几何课讲得形象、直观。学校没有实验室，只有少量的实验用品，一次镇里来我们学校开展公开教学，语文老师讲古文《陈涉世家》，每句课文都讲得清楚、准确，语言流畅，声音抑扬顿挫，我至今还记得当时上课时的情景。政治老师在一次考试中出了副加题，什么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，这远远超出了教材范围，当时多数人答不出来，后来老师在评讲试卷时，对这两个概念作重点讲解，让我受益至今。

后来，我上小学的那座祠堂成了危房而被拆除，初中时的那座章家祠堂，最终还是保存了下来，经过数次修缮，现已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那在与不在的祠堂都留在了历史的深处，留住了我童年和少年的时光，让我不时地回望。曾经阴森、寂寞的祠堂成为学校而变得明亮、喧闹，充满生机，这些祠堂是幸运的。一茬又一茬儿童少年从祠堂走出，自信地走向人生又一起点，这些儿童少年是幸运的。

字斟句酌

“辕门”究竟有哪些“门道”

范德洲

如果我们对传统文艺比较感兴趣，就会经常看到或听到“辕门”这个概念。特别富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有著名戏曲唱段《辕门斩子》，小说《三国演义》中也有“吕奉先射戟辕门”这一精彩章节。看得多了，我们或许就会有所疑惑，这“辕门”究竟是一道什么样的门呢？

“辕门”严格来说，还真的不是一道门。它只是临时构成的。而它的起名，则与古代的车辆部件有关。辕是什么呢？辕就是车厢前的直木，其作用是将车厢与前面的马匹连成一个整体。不同的车辆，所装配的辕也是有区别的，有的只有一只辕，称为单辕车，有的是两根直木，那就是双辕车。表面上看，单辕车更简单，但是，它最大的缺点是，要用两匹马同时拉车.否则马车就很难保持平衡。而双辕车只需要一匹马，将这一匹马放在两根辕木之间就行。这样，不仅节省了畜力，而且也更便于驾驶。所以，双辕车是车辆制造史上的一次革命。

不过，我们千万不要认为，辕，只有这一个作用。古代帝国往往喜欢外出打猎，有时，就不能及时赶回京城，只得住在野外。为了保护帝王，随从们就用马车将帝王的住处团团围住，入口处呢，特意摆放两辆马车，并且让这两辆车的车辕与车辕相对，这就是“辕门”的来历，后来，辕门也逐渐演变成军营营门的代称。三国时期吕布“辕门射戟”的故事，就是发生在军营大门。

这个故事说的是，三国时期，淮南的袁术派大将纪灵带领步兵和骑兵共三万多人马征讨刘备，刘备向吕布求援，纪灵等人听说吕布前来援救刘备，只好收兵，不敢轻举妄动。事后，吕布想化解刘备和纪灵的矛盾，就请刘备和纪灵一起饮酒。酒席之中，吕布对纪灵说，“刘备是我的好兄弟，所以我不希望看到你们二位互相争杀，这样吧，今天我帮你们化解化解。”于是，他就让手下在军营大门（辕门）树起一只戟，回头对刘备和纪灵说，辕门距离我们这有一百五十步，如果我一箭能够射中戟的那小小的尖支，那么，你们两家都要休兵停战。如果我没有射中，你们回到军营再打。谁不听话，我就联合对方来攻打他。说完，抬手就是一箭，正好射中戟的尖支。刘备与纪灵都大惊失色，双方也就各自收兵了。

后来，又有人根据这段精彩的故事，制作了一个同样精彩的谜语。谜面就是“吕奉先射戟辕门”，打外国一首都名，谜底为“布拉格”。吕奉先就是吕布。简称就是“布”，他拉弓射箭，分开了刘备与纪灵的格斗，所以就是“布拉格”了。这样说来，这“辕门”虽然不算是一道真正的“门”，它的门道还真是不少呢。

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，由于各种因素的变化，有一些字、词、句在漫长历史长河中，所表达的意思已经与最初的含义不完全一致，甚至是相左的，就像“衣冠禽兽”。还有一些词语，则长期被世人误解误用，很有必要正本清源，还其本来面貌。基于此，本版特开设“字斟句酌”栏目，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，来稿请注明“字斟句酌”栏目，投稿信箱：whrbzfkb@163.com。

字斟句酌